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海鹽後學陳敬璋輯

雜著

易義

君子之待小人莫善於包也姤否皆小人道長之卦否言包者兩爻姤言包者三爻聖人之情見矣自外包物曰包姤五陽包一陰其爲力易否三陽包三陰其爲力難然以消長言內陰外陽陰勢日趨而盛陽勢日趨而衰以上下言陽位尊陰位卑天在上地在下尊臨卑天覆地分之正勢之順也小人道雖長聖人處此猶能成傾否之功二包

承上包而下承也三包羞陽包而陰羞也陰承陽女承男臣承君小人承君子吉道也有大人之德則能休乎否故雖否得亨陰力不能肆志又不忘乎逞可羞之甚也羞卽其占也過此則凶矣恒三九亦如之均之陰也三羞而二承者二中正三不中正也中與正君子之德否三陰亦有君子之德乎德人所同也陰陽一氣也陰質柔有善有不善猶陽質剛亦有善有不善也特質之剛於君子道爲近質之柔於君子道爲遠非絕之也苟志乎善質雖柔可與進乎君子之道苟不志乎善質雖剛亦可入於小人之道故尙正又尙中也姤二包有魚五以杞包瓜魚陰物瓜亦

陰物皆與豕爲類者也二有魚四與初應反無魚何不中不正也四陽德不中容有已甚之情不正又無以服物得毋以是之故凶所自起與陰始生未長包之用爲大既生必長不包其患亦大天道不能有陽無陰人道不能有君子無小人惟道大德洪無不臨覆可使小人化爲君子小人而不化爲君子者不使得志於包之中亦不使肆志於包之外猶魚能躍不能包而躍瓜能蔓不能包而蔓四高天不如杞之難攀而善蓄而或乃激之而或乃縱之其潛在淵亦在於渚譬則放豚然速之踟躅將孰與禦焉誠使陽剛中正有大人之德臨覆乎其上陰道雖長不足爲之

憂故曰有隕自天

鳦喻

予年十五從蕭先生讀書瓶山錢氏之順裕堂同學者爲字虎一士及其叔氏无兲時四人年志各不大遠師與友雅相樂也有鳦巢於區之左方雌雄拮据啣土作室凡幾日成既成伏卵雌出雄代之夜則並處越幾日雛啾啾鳴二鳦啣食飼之無晷刻輟也先生步屧爲徐講誦聲不大曰勿驚雛又越幾日五六黃口伺食牖戸矣食至羣鳴啾啾二鳦以次飼之必均啣食以入也隨啣所下以出飼日密勞日益羽毛漸稀先生指而言曰哀哉是可以識父母

之劬勞矣又越幾日黃口者玄羽紫頷素腹蒼趾居然鳦矣每攫食翼且振二鳦啣食其前誘之復召羣鳦環堂內外飛且鳴羣雛者或縮項兆顧或弄啄相嘻啾啾待飼如他日先生初以聲逐之自若次日揮手逐之亦自若又次日先生憤然曰毛羽豐矣能得食尙將疲所生自暇乎乃續二帨結其端舉而逐之羣雛齊飛翩翩於庭不止也二鳦遇之驚喜聲異甚悴以飛環庭及堂已而息於樹端衆鳦聞之咸至助之飛頡頏下上久之返於堂而休焉自是飼食之勞遂已先生醜而歎曰慈母敗子有是夫仲秋良夜與友人步月中庭感於事有相類者援筆以識季心邸

子非之曰鄙哉小儒之爲教也夫辨飛有時而物情無僞胡爲乎以己智戕之也予曰噫子之言善矣惜乎未達先生之指也先生孝友士也遇物而惻於懷假之以警小子云爾且夫脊令非急難之情相鼠豈多儀之質詩人感物造端要以寓其志意而已而子又奚病焉因并識之以示世之爲人子而弗念生我劬勞者

贈顏氏子記言

諸葛公出師表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頽也亡友顏士鳳嘗舉以勉親友惜乎短世不及教子親成立沒既十有餘年而第三子

鼎孚行就婚於舅氏予貧無以佐之羞爲賓客也爲書此語益以薛文淸公挺特自立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二語以贈之而申以言曰子勉之自今以往有成人之道矣譱敗於是乎分其愼別所爲君子小人者而親之而遠之則雖不得聞過庭之訓於父猶得因父之執友服先訓於不忘以無卽於傾頹也區區一言夫豈賢於朋酒羔羊之饋云

儆老

嗚呼父母生爾歲月其幾忽云五終修乎短乎自爾有知言出爾口弗可追行出爾身弗可悔有善皆在人有不善

皆在人惡得而隱諱嗚呼自茲以往歲月又幾爲死爲生幸乎不幸及其未死改而從善尚或有聞死爲不幸若未即死稔惡勿悛貽辱父母生爲不幸

良友在前詩書在案夜寢晨興旦晝所事爾有秉彜何適何至嗚呼及顧望悵如履芬按及疑反誤或上有脫字聽望咏如曾何有乎當理而終焉棄加

少壯之日既苦獨學無友又爲飢寒所驅課讀妨業二十餘年以來每歎同人散處火力不聚今幸得商隱用晦兩兄相放之誼方此大無不憂乏食又得渝安寅旭佩蔥諸兄近在同堂遠不出里巷類聚之樂前此未之有也而亦

無課授之勞將復以何爲解不力於學乎記云六十不親學言至是學已久成也在禮不然六十猶不親學學無日矣念之念之兼告諸同志願勸見督勿坐使予終無一善空爲野士貽後人之哀也

自責

惟爾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上干怒於天地不止罰及其身下莫信於家族恒召致於非理嗚呼哀哉奈何不省 二月初四日有感而書

省疚惡之多端不如其死念烝嘗之靡託敢不求生生死均有未能惟宜刻厲自修遷善遠罪日愼一日以庶幾於

桑榆之收而已　次日又書

客座記感

座客有言湖州沈某以歲貢官於江西之南康郡俗尚訟兩造雖具宗族或鄉鄰長者爲辨曲直即就有司請息有司不能家於詞訟沈憾焉追怨白鹿書院之教又怨銓司不以腴郡予之歸爲子孫親舊言猶怏怏於邑予聞而異之爲感教衰俗殲士人生心害政之禍蓋非一端亦非朝夕之故也即此以論古之爲人長上聞期其民無訟而不獲矣未聞期其民有訟而不獲者也聞以民醇俗厚歸美於先代教澤之深矣未聞以獄訟衰息爲前人興學之告

也若而夫者既嘗游庠序以明經貢禮部朝廷委之佐郡之任誠爲何心乃其涖政臨民惟苞苴之是求弗饜其志不恥明以告人人亦未聞有以正之方將爲之太息官運之薄弗得厚貽子孫有以見百餘年來士人挾書策求利達其志尙蓋莫不然若沈某特一人也如之何而不民窮盜起禍流君國回面屈首於賊人之庭踵趾相接而猶揚揚閭里哉

吳氏復本曰神宗時士大夫猶重廉節顧名義不敢顯然黷貨至熹宗魏璫亂政非賄不行居官者專計宦囊豐約全無愧恥之心矣○古之無訟民省事簡也今之

無訟民窮財盡也所謂大畏民志乃畏墨吏耳豈畏名義乎

記疑

先師語錄載沈芳揚論鄧伯道之事云事當危急惟有俱死耳世人只爲看得死生太重所以躑躅於全子全姪之間不得不爲伯道若當死而死身且不顧父爲子死子爲父死兄弟亦相死豈不光明正大竊疑當死而死在君父之難無惑也如不出此則死烏得不重至於可以不死而勢不能兩全則計較於全子全姪之間亦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如伯道當時挈姪以逃是也但所以處其子非其道

耳當時置之而去其能隨與否聽之可也必繫之樹而去則非矣然其一念愛弟之誠則亦可哀也已天道無知之語一時之人見其亂離以後不再生子而以弟之子終身焉故爲此言耳然亦惡知前所棄子不有人收而養之乎幼穉之子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易姓名殊南北父子不復相見亦事之所恒有以終不相見故無傳以無傳故謂無兒古今來凡若此者衆矣正當闕疑也

書里士事

里有士人家貧以其子爲僧道者予初薄其爲人已而惻然不已夫父母於子豈不甚愛忍令陷溺至此蓋世教不

明習俗衰薄徒見爲僧道者美衣豐食安居休處有生人之樂不知其廢人倫習左道顯者損髮膚隱者辱肢體至不忍言也至其族屬親黨人各自私坐視淪胥無復動念葛藟之謂他人父行野之言就爾居比戶皆然非一二人之咎也又近代以來惟知科名爲榮路四民中尊士而賤農工商賈夫士也果其稱先王爲仁義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以是爲尊焉宜也若乃工浮文以干進取得則驕淫恣黠靡所不爲不得則詭濫徉滑亦靡所不爲廉隅不飭名教敗裂其不如服田疇挾技藝牽車服賈身不失義者遠矣吾不知今之爲士果何如哉乃訑訑自尊

人亦羣尊之也蓋已月夫一人終歲衣食之資所須幾何以農夫準之自上食九人至下食五人茍日出勤動不自惰棄雖凶年不能殺也胡乃恥非所恥以脫衣就功為鄙俗而不事事既寡恒產又失常業計窮資索則自鬻以為出家修行猶未失體面也噫誠使清夜以思其可哀痛羞辱不啻賣為人傭者多矣何體面之有乎吾友鄔子天則少嘗授書為養中歲棄去曰何可長也業醫可以給食已復棄去而課其子力耕邱子季心乙酉以後棄家避亂亦授書為養其子羸弱不任耕讀嘗歎曰吾死將毋傭於人使讀書粗知大義即教以織竹攻木耕則稱其力之

所及以爲一藝苟成足以自食不貽先人辱可矣然兩家子言行謹飭不墮儒素家風二君子可謂卓乎自立不落流俗者矣因感巽士之失并識此爲後來之鑒云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海鹽後學陳敬璋輯

書補遺

答周鳴臯 壬辰

辱教篤切詳盡無一字不入人肝腑弟將銘之中心口夜念之何啻書紳也今年收歉而工力之費倍於往年來年數口正未知所以爲計人事之謀固未有一二然以吾人自度亦無他經營惟敝衣疏飯而外不敢有一毫非分之想以妄有所費如是而已然而事故常生於意計之所不及則弟之所謂有命也喪亂以後每用戒心然謀之以豫

終不能如季心出納有恆終不能如吾兒則又所遇之不齊又弟之所謂有命也來年坐地俟越中歸再作商量目前不能決也兒越游之意果否弟月初准行矣積數年之痞痳不寧又有朋友之約雖益艱難亦斷無遲疑矣但日內晴好使春花得以一番培植然後出門更為放心耳陳布衣欲至江西見康齋其家產僅得五金計初行時決須一齋特未知自江西歸後生計更將何如且此行復以張學士之阻不見康齋而去家產雖微豈非犮破古人此等去處當作如何理會也憶弟初見先師時即以事無求可功無求成二語為教且云求可求成功利之本根也臨

歸拜別之時諄諄以爲所聞行所知爲勉而繼之曰是後不必數過貧士資斧亦是難處今自先師沒後既七八年欲踵門一哭而尚不能至於尊聞行知則又何有仰負明德已極所望知己匡救而已臨楮嗚咽感切不已

答施約菴 丙申

去冬親几席者三日未得斯須之間一遂請教之私古人所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者誠不知何日也嗣後連與鳴皋兄期同叩廬左每以人事所乖弗克如願究而言之總緣謀道不專又誰咎也辱諭貴里諸同志惓惓見采之誼弟之本末已具別牘茲不贅恭藻兄奉先生簡書以來海

上其志誠高其心誠切非有奮不顧流俗之非笑思自進於古今賢聖之林亦胡可得哉但既抱此過人之志當求海內大君子而從事焉否則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弟某非其人也何可當何可當兆弟平日所爲歸斯愛之而擾擾焉曰師曰弟子者特以求食之故資其束脩以苟免飢寒而已其求易足其職易稱譬如傭夫荷耒耜以入人之家食其食事其事而已非有所謂孝弟忠信英才教育之責也若過此以往而欲妄比於橫經正誼之義多見其廉恥道盡陷溺其良心而不覺矣是以嚮承語溪吳兄開三及敝邑顧子上達常不見察而欲執是禮相加弟堅不敢承

非獨於恭藻兄爲然也若猥蒙不鄙而以兄弟朋友之道相始終焉則弟雖愚陋懿德之好亦竊深焉何敢自外謹此布復不悉

示顏孝嘉兄弟

乖人孤寡老弱而肆其毒虐在異姓稍有人心有所弗忍況功緦之親乎三吳故多衣冠右姓既毀其室思取其子若此之事亦不多有然在君族諸人固所宜然無足深怪訟事目前勝負均不必論在君兄弟自爲之若異日克自樹立光於前後視他人子弟高出數等以不愧於祖宗創垂之際今日雖負猶勝也若不自奮發學問無以異於恆

人立身不足列於有道使數年以後愛者莫助而咨嗟憐者得志而撫掌是所謂全局俱覆今日雖勝亦負也人不憂人侮所憂自侮家不患人毀所患自毀戒之戒之家門之事敦睦爲先彼此勝負固非所較予之言之亦爲君之族言之也天道迭人道遞賢德之後當有興者此天道也願君兄弟以人事自勖

示顏孝嘉兄弟

天致其刑族兇隕命凡愛君者莫不爲之喜原本而論顧自立何如耳苟君兄弟月征日邁獨立不懼雖百兇何傷適以爲進德修業之助使其不然雖一兇斃餘類尚多君

族無良人人皆虺蜴也其毋以彼之生死爲憂喜而以學之成敗爲省勉可也

示諸生

後生不務力學馳騖名場放心喪志莫甚於此非有探湯之疾則鮑魚臭味將恐駸駸及之僕幼無先人之教亦嘗失足於此後雖悔之至今言及猶愁慚色形於顏面可爲前鑒也進德乎修業乎有一於中謂吾言不當吾無辭也古人有言諸君將爲君子乎將爲小人乎一言蔽之義利而已今試清夜以思此事爲義爲利不待知者而立判也教衰俗薄謀身以利不以義釀成此種氣習通國如狂病

醉人泯棼煽誘靡所止極良可哀也餘人不敢盡言度不欲聞此不祥之語私以告吾黨之知自愛而不願爲小人者

又示諸生

言雅之死不可言命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平時不能定心氣節嗜慾一旦有疾復不能謹醫藥愼起居慢易嘗試以速於死謂之不孝而已諸君以朋友之誼震驚哀痛夫豈不深雖僕彌甚然若此者實足爲戒予告言雅曰壽考爲福之全守身乃孝之大不謂竟無及於言雅諸君愼之願以履冰臨谷爲念無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與朱韞斯乙未

別後意仁兄隨已到館不知何以久遲耶尊人外侮之加發於何端然亦但可容忍而已詩人他山之喻推此適足爲仁兄進德修業之資也朱子云遇富貴就富貴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做工夫今日正好就患難做工夫也遠離膝下凡爲人子豈不痛心但其勢不能不以館穀爲業是亦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事惟願夙興夜寐無忝此心耳仁兄近日所讀何書弟近年以來深病往時泛涉之失至今竟無所得惟幸仁兄潛心經義其餘量力及之切勿蹈弟之覆轍也更有進者諸書義理更望虛心平氣從容以

求之若只以己見讀古人之書則雖博通古今祇以長養得一副自家面目於克己工夫全無當也宋之荆公本朝之陽明其病正不相遠耳近嫌乾兄學問亦大概坐此不審仁兄以爲然否衷仲兄來年之招弟決往無疑但僦居主人方有門內之隙若月下可以消弭則尚可盤居二三載否則急欲爲他遷之計旬日以來胷中擾擾率多爲此蓋欲返於故居則修理爲艱欲另擇一處非徒力所不能抑亦孤立無與春間曾與大也謀及於此今復遠游莫有相依者使二策俱有不行非徒不能遠出正恐近席亦不能赴矣弟之情事兄所悉者衷兄書條今且留之然未敢

拜受復書者以進退維谷恐他日復蹈食言之愆也何日前小將過我尚及於此爲戚然者久之徐曰何不謝御館業則何地不可以居初聞之頗韙其事已而思之亦甚有意也季心兄忽然疾作昨聞其稍愈矣渝安兄處亦未及走慰盍爲鎭貴人車馬方盈街巷莫若蹇足爲安快耳前事亦未問之初喪不便輒及他務凡事自有莫爲莫致者非人力所及也仁兄目下事無急於此者然正無所用其汲汲大易所以有需於酒食之占也乾兄曾相見否仲彝天幸諸兄近俱何如葬親社歲會之期定於十月初旬矣仁兄掃墓歸里同開三一來作信宿之聚尊衣尚在陳莊

平日無人去取今適陰雨又不能往直須兄來時服之矣秋風方急無以禦初寒奈何平日念所欲與兄言者甚多臨楮又輒不復記憶衰廢之徵於此可見統俟嗣便

與許元龍 丙申

鄉辱手教不及奉覆菲罪左顧海上猝急而歸固已深歉又陰雨之途不無困頓恭藻兒病體益復强支不禁是夕得抵用里否念之念之北騎經過閭不甚驚惶諸仁兄家室俱已寧貼否居今之世眞如乘漏舟以涉江湖風波覆溺之懼日日有之亦在在爲然惟有修身守正以俟而已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程子曰

心存誠敬耳吾人今日亦惟有此一種功夫當密切做去也仁兄求道之殷進德之勇眞不易及然年及強仕去日已苦其多雖復晝夜孳孳猶懼衰莫之易及也惟努力努力荼[illegible]兄目下當以治病爲第一義古來聖賢豪傑其精力必是過人非必稟賦之異其所以養之者然也究其所以養之之方非有他也不過節飲食愼寒暑薄嗜慾適起居而已觀程子以忘身殉欲爲深恥可推也精力一衰百事不堪眞雖生猶死耳古之人用其心於如臨淵如履冰之際雖不言養而養在其中矣第蒲柳之姿早衰亦緣一向無疾過自浪費是以昔年一病幾殆今度不可復矣若

壯盛之年其效可立見也徐忠老收得語類一部仁兄可卽借看百年以來只緣此種書置之高束是以正學不明異端肆起近日同志中有意求之而完書絕少貧士復不能得忠老見輒收之亦與人爲善之一事也

與張白方 丙申

竊聞朋友之道責善爲先向知仁兄不惡於直言也數日來聞兄將爲東粵之游心尚疑之以爲我兄學古之道不應有此等舉動昨見韞斯兄問及兄答以月內將有是役而辭氣甚緩度兄意中亦以未合於道故微露遲疑不果之色乎然在兄或有深衷未可以淺測究而言之兩言而

已若以時方多難將仗策遠游以圖樹立壯夫之業固弟
志力所未逮何敢以為不可然天運人事猶宜靜觀密察
今古英傑以輕於從人而弗克善後者多矣願仁兄前路
珍重珍重若非以此故而出門誠恐不免飢渴而為心害
也士君子立身當有所不為殺一無罪之非仁非其有而
取之之非義我兄辨之必早矣古之人得天下而不為今
之人簞食豆羹而亦為之在流俗宜爾不宜出之學古之
道之人也卽館穀一事貧士不免然豐歉亦有命也鄉邦
百里內外可擇地而處何待遠游哉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志士不忘在溝壑願三復乎斯言據弟目前所見如此義

有未然幸兄不吝往復示教

與陳乾初　丙申

哭仲木而後繼以令兄先生之變兄弟朋友之痛一月再有不審仁兄摧悲之餘神氣何如伏惟倍加抑遣勉自珍攝敬之病後尚未復元前日見其氣甚促急極宜靜以養之藥力似不可少也弟至海上數日默自尋省向來工夫不得力一者自己不能整密二者亦少切磋之力仲木如此吾輩餘年知有幾何幸今歲蹤跡相近往復差便惟兄不吝教督使弟稍有所進則至願至禱語云末俗易高吾人止向一世人物中較長絜短總歸無志耳況又未能乎

大學見解近復如何渴思新得以慰悵望

與陳乾初 丙申

弟自至澉城與長兄一晤於永安湖再晤於黃山彼時坐間大都同志之友也疑無不可罄竭胸臆弟退而竊思長兄不甚以學問相規勉使努力於道德性命之際豈以弟之不肖不足教勖耶抑諸同志日新之功無俟仁兄鼓勵不然其所異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幾希矣世事齷齪無足汙人齒牙里俗鄙陋不堪涉於聞見上之研究身心次者論說經史猶爲不虛此日高忠憲公云吾人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諒以是也又況友朋聚會難期吾輩年

已踰四踰五學問之日益有幾何開美仲木俱已蓋棺論定今日徒然視息天地間已應有生不如死之歎可復相牽游談坐消時日乎龍山諸兄莫不奉兄典型弟之庸下又無論已若長兄不於此太加鞭辟講究幾種經書變化幾分氣質洗滌幾種習俗滋養幾許德義坐見以鄙夫小人終其天年深可痛悼也芒種已迫暫去澉城行有一月之別牽此不盡

與吳仲木

前月二十日後候兄若水之行則得緣以追陪數日聚樂不意乾兄正在海上也獨居荒業極願就兩兄鞭辟目下

穫稻已始竟不能矣若在五日以前尚可出門也遠慮舟
楫殊爲不安弟今冬度有嫁女之役過此月收穫不免復
有經營若其期尚遠則十月間尚得過兄請益若期迫則
須冬盡矣敝里一友同徐敬可兄往山陰者亦述伯繩兄
語於弟竊疑所言別有本末未可節其一二以爲口實也
敝友崇德吳開三兄幼與兄之從子也志行甚高熟於史
學向以不治生產家計遂窘明年欲得館席以安之而敝
邑趨競視恬退之士爲廢人若將賊其子弟者兄所知之
中能爲之地否但不作舉業則於志遂足不必計其穀之
豐歉也弟前後所與兄酬答手札幸錄出以正諸乾兄其

問悖謬弗當於理者望指出一一批教也猝猝具復不備
袁仲兄均此道意

與吳仲木

十二月二十日敬附一緘於錢氏使者中函先師合璧連珠一册及所餘金四金聞兄往澉浦留於馬氏轉送未知已達記室否弟原擬初十前往候乾初兄與白方兄因過鹽官與兄爲一二日之聚適小埒疾作初二日即往雙林就醫歲事冗積竟不遑也聞美兄葬事春冬之間度能舉否敝里諸友倣唐灝儒兄勸勵之法立葬親一社一時人心頗見鼓動寒食前一日舉社中歲會欲屈乾初兄一過

發明送死奉終之義激厲仁孫孝子之心因乾初兄葬論一書弟已傳知同社故也度錫類之思推之無往不在有所不拒耳兄與乾初兄山陰之棹目前想不果發若此游在秋七八月間弟農務稍閒卽能從兄校讀先師遺書以畢生平之願矣别諭見召爲三五十日之聚微兄言亦弟所願也目前同志既不多人而又散處各方不能數見請益先正所云人力不聚亦一端也弟之固陋更不足言其得與兄及袁仲兄數晨夕且緣得時時奉教於乾初兄衰頹之餘庶以賈餘勇之一二何敢自棄於君子之外哉或四月或七月間或十一月弟雖未能預必餘閒若人事不

幸田功粗理當附便冊過從至教不敢煩命使也祠堂增議適緣友人借去容日奉返外社約二紙呈教外敝友淩渝安沈石長兩兄欲得忠節公遺集各一冊先師人譜及證人社約幸各寄一二十冊邇近士友聞兄改刻此書屬弟求取者甚眾然此書流播人間不特先師教澤益以深廣亦今日人心之幸也知兄公溥之懷頗不為厭并及

答吳仲木

兄所示九月廿五日書適緣到鄉間收穫不及裁復嗣是遷延又復一月歉不能盡廿四五準擬出門從嘉興報陳質叔徐敬可兩兄即以過兄復以路梗而止小女遣嫁距

此間有二十餘日初十前若可行決至鹽官也辱念窘困之情稱財而行亦無所難雖不能如古人嫁女賣一犬而已足亦不敢多方經營慕效世俗之所爲也但播遷之餘典質殆盡稍稍取贖而力已詘耳小女所口誦書數章句而已其性頗能默記不令多讀亦不令執筆作字惟孝友溫靜他日庶或不至遺罹父母耳所憾舅姑俱已蚤世爲婦人之不幸耳仲舜兄龍山之議聞之甚喜其所遺乾兄書欲求不出後一段功夫尤不可及若奉祠先師與開美兄在長至之時第目下適感微疾恐不能隨兄行禮矣俟春祭一來也莫仲兄之招第所不能如初志者承命之日

已略述其端今鄉里脊脊多故心怦怦然不敢更言離家矣主人援而止之遂頹然而留今賤婢已懷妊若來年得生一子以承先人之遺弟耿耿之志已畢即此亦不能遣游之事也弟生平之病多在寡斷憂患以來益復畏葸古人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兄訓我諄諄而未能體而行之甚足羞矣辱問朋游之中可以作令子師者朱韞斯兄其一人矣弟每與此兄相對輒有規益輒自見其浮氣前年寓語溪之日見其弟子整整時有法度去秋伯繩兄見問亦嘗舉以爲對兄其志之矣伯繩兄札未及寫得數日間若賤體稍健當謹書之來時親

以濟上也先師先農之祀誠僭今不敢行賤體由於感寒三日前以小事蒙霧露行二三里時甚遲尙未食也至莫頓覺狠狽今起居稍謹而以溫勝之當卽愈耳弗又煩遠念也未能久坐氣力方憊草附一言不盡不盡

答吳仲木 甲午

伏讀來敎知老伯母康祉道體强善喜何能已賤體雖愈然精力全未還舊日常但可無事小有勞擾輒適體發熱自汗閒出所賴脾氣不損飮食漸益一兩月後容差健耳弟每歲不能不資子弟以養今年其勢不能遠出里中諸子有就學者已受數人義不可以復登令姪之贄若彼此

兩可是亦所謂一二三其德矣敢固以辭鑑斯兄歲前已達之矣其復語云求教仁兄因請益於裒仲固所素願不敢當令姪師禮之待但假席讀書可也來書與儀當敬致之十五以後邀之先過敝寓候命使之至不敢辱駕遠臨也賤體稍能跋履冗事粗畢亦當往復請教特不能限以時日耳鑑兄儉質殊特出入不持書册之類三數載以來絕見與無不如此館中好靜居一室不樂接見人客對人亦無餘語館於嚴墓已訂今歲之約意有不合浩然而歸蓋其性剛介絕遠流俗也此意幸兄豫於裒兄前致之伯繩兄書鑑兄來時附上也餘不多及

與吳仲木 甲午

天勢陡寒仁兄臥疾山中不知何日平復輼斯兄來具悉精力頓起喜荷喜荷弟別兄是晚晤乾初甸華兩兄於仲貽兄家二更餘發舟至市未歸意迫切故急急如此不圖次日氷凍大堅坐困野外初一日方抵家而小擠疾已全愈深悔不及多從兄於湖山又悔不稍留於袁花即此亦可徵賦命之纖薄矣乾兄一見輒覺意味深長此其德之盛處不可勉也弟自愧薄弱總緣脩已不力故無根心生色之效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際正可體驗耳兄所示敎開兄所記先師語錄及與伯繩往復書求筆不能抄謄

明日往會閒三尊人之葬歸時歲事所迫燈節前往返嚴墓又須三四日過此隨就館舍方得從事大約寒食前後始得奉歸并夏仲所假魯齋集與袁仲兄所假康齋集同日內上也弟料彼時當能過兄爲旬日之聚以補兩年來積懷也又旬華兄與乾初兄訂爲山陰之行弟聞之甚喜欲隨以偕行歸而計之恐資斧無所辦此意已逡巡矣不審仁兄春間有意斯游否師門賢友初覺落落今年得旬華又聞成夫亦大幸事烏知來年不更有所遇乎所憂已德之不立耳何患斯道之孤邪歲云莫矣回首屋霜徒增悲歎因念壬午之春與仁兄同隊祝諸兄謁見石齋先生

之日去此已忽一紀今日之志行視昔時爲何如卽自前
歲弟弔開兄而後從鹽城至澂與兄相見隨與袁仲同訪
乾兄之日去此又忽三秋今日之學業視前歲益爲何如
人生歲月尚餘幾何衰老大聞道無期眞堪流涕也康
齋先生詩云學須年其長德必日俱新願知己其勉之耳
更望仁兄時賜片言以策衰惰則幸甚幸甚韞斯兄來歲
之聚極荷兄與袁仲兄曲折之意種種已悉袁兄札中不
更及卽此亦徵弟見事之遲秋間承兄懃懃以令子延師
見問悔不與韞兄商之而對也諸不悉

答吳仲木 甲午

二十九日弟尚欲屈㝡仲兄一夕之晤而㝡兄急行是以不及裁復也韞斯兄十七日至敝寓十日之聚自與韞兄交善以來得所未有而弟左足再有毁傷蹙額相對無一日道誼相益之樂竟成虛度亦可惜也令從子遠來弟未敢輕納其拜蓋世俗之學其所曰師曰弟子者其期望亦輕而責亦易蔡彼此俱可草草若其事純乎德義則宜退自審量足以無疚於己不怍於人而後可當師弟子之禮也若遽然居之而不愧亦幾於無復愧恥之心矣韞兄之欲然必欲以朋友之道處之者固亦此意而又以兄家子弟自能賢於人一等爲之師者更自不易况其承命而來

原以求益吾兄復得朝夕與裒兄肆力於學問而乾初兄相去抑復不遠可以時時過從質其所疑而聆其所未聞焉此韞兄之志而渝安季心諸兄所聞之而是而勵弟述之於吾兄之前者也惟兄致裒兄且無使令從子亟正師弟之禮非特成韞兄之志益見相愛之深亦敬慎之道所宜爾也至於日常程課雖在友朋自有勸率之義正不憂其蹉失耳伯繩兄書久矣欲作因弟之病傷在心神至今執筆數行以後心熱口枯繼以虛咳此夕輒不能寐故尚欲少待卽兄歲前所惠教彭錢二書亦未能細讀也目前里中子弟聚於一堂若置不料理則不免心疚若朝夕從

事則殊患形勞若將罷遣生徒端居靜攝以從所好則又逋負擾於前室人謫於後亦立斃之道耳眞無可如何也聞兄與季容兄新年倡和一詩塤篪之樂無過於此去年仲貽兄有不出後功夫之求而季容兄春來復有問道師門之句君子道長亦於斯可見而兄與乾兄振起之功爲多矣讀書社春會未知何日因病後不出與諸兄音問遂稀近小女嫁期大槪在是月之內矣并及

答吳仲木 甲午

韞斯兄來得讀兄四月十九日書適有猶子之痛方寸摧裂不能裁復嗣後人事天時無一當於意日在忿懥恐懼

憂患中乘除往復於今未帖自知勤忍之功恭無著力先師語錄一本及所假晉齋集尚未詳讀蓋本根先病無所受其滋養故也讀仁兄初昏後所與袁仲兄一書知此來功夫益加切實新夫人賢德自是好逑衆以我兄刑家之化應有閨門雝肅之美法式時俗惟益珍重敬勉教衰俗敝遠近同志莫不各有天倫之苦而妻孥之累愈覺其深如弟亦所謂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者也故願望於朋友爲至切耳韞斯兄所述汝典兄弟氣禀之純良家澤之深茂誠有退然不敢爲師者弟因念春初辱顧之日靦然而受門生一簡已可深愧而兄所以爲好友計可謂至矣未嘗

設身爲子弟擇師者計誠然誠然弟惡能不引爲身之一
疚乎若兄與哀兄必欲使正師弟子之禮非特韞兄亟欲
避席雖弟亦不能更進一言矣仲貽兄斷不能當其遠來
乾初兄久不相見過此暑月弟積志夙矣決走龍岡一晤
非浮言也除是身病或里中有警容沮此行耳七八月間
意欲爲山陰之訪今聞其地飢甚道路亦難恴心又作矣
但伯繩兄一書幾周星矣尚未及作困廢之狀已不可言
不審兄其何以教我往年所集經正錄謹以草本奉正其
未妥處幸改定而詳教之外晉臣詩一首附覽此兄於出
處之際尚在交戰兄或緣此發端投書以堅其志意何如

恭近年儀有意於師友淵源紹述家學故也小壻家學尚未有定局念并及吳氏日晉臣卽張璋午未聯捷歿於京邸○紹述家學謂欲蒼先生曾孫

與吳仲木

歲暮兼旬不審道體安否弟惟日飯二盃而精力甚憊夜寐不及半自汗忽下通身發熱尚未能踰門戶也小女嫁期復改來春哀仲兄之招前雖已有四月之商以今日之勢揆之恐此言決不能踐矣急欲扶病拜返書幣而賤體狼狽反甚又歲莫覓舟必不可得因遣力先齎以上幸兄曲致哀兄若離斯兄可則改書一約以相訂否則另延賢士弟若能步履望前卽當踵門謝罪也平日功夫疏怠病

中全無得力處有愧朋友多矣不能多及容面陳

答吳仲木、

弟一病幾斃幸醫者得人得以復生今稍稍食粥矣然未
離枕席也方念隆寒感重道體安適何如讀來教知肺氣
復發今少平否小女嫁期已改十二月十八日因弟病故
逆此時尙不有於身此等事竟置度外矣來惠謹領當裁
作衣裳授之俾服明德以無斁也弟來年勢不能出感衷
仲兄誠切如此勉至海上四月以慰盛心但恐令姪不免
荒廢敝友朱韞斯兄高志篤學不獨令姪可以師事亦衷
仲兄益友也弟轉浼之可以終歲在席其與令姪鼓切之

益當復不淺近例館穀之常以六月爲度弟祇到四月當拜領半俸而以其半轉贈韞斯徂韞斯親在堂需此爲菽水之將者也更得裒仲兄翁以數金得滿二十之數亦足以慰韞斯矣贈言之集固由兄好善不倦之心但以弟一時酬答之語何當義理而辱見采徒增惶悸耳以鄙見而論此事終有未安兄之友廣矣平時書札往復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而概置弗錄誠恐此集稍聞於外不足以來切磋之益而適足以大失朋友之心幸兄毀之弟譾陋固不足言乾初伯繩兩兄誠仁者之言然元札具在兄時時可以展玩是亦不必錄出以便覽也謹函璧上年譜領到當

謹藏之以爲儀鵠非一二深交之友不敢出以同看禍亂以來憂患艮切向有先師奏疏一部亦未嘗多以示人其中於時無所忌諱但道學二字已爲舉世唾罵之資可以讀此書者幾人哉所示答彭仲謀書及爲令叔與錢書力未能看留至月初精神稍旺然後細讀耳伯繩兄書雖至月初力未能作弟二十餘年以來未嘗有疾精力亦頗強固今一病大憊矣雖得餘生百事不能如舊小女遣嫁後賤體少能自支尚圖一日之晤不能執筆口屬敝友姚子大也代書報命

與吳仲木 乙未

文尚留翠薄候乾兄至不怠急爲歸計山水朋友之樂不能忍如也大辛兄使至邑中晤尚北來之信故煩尊使一訪人自都門來者傳說如何并以一緘寄鍋子鋪初三之前有便至敝里則附之過此亦不及也又能於舊書坊見憲章錄一册與之說價六錢歸而忘之弗及爲兄言不審林愼脩言之否此書板儘佳收之可備考訂并及

與吳衷仲 癸巳

敬啟弟履祥學術疏陋行已多愆本無足取於人特以貧窮歲資餐於蒙士其志徒以求食而已非有德義之益也伏承仁兄過信令仲兄之虛譽將以賢從委之教事是猶

以萬鎰之璞輕授拙工也惶愧惶愧況以先大夫家學之舊豈宜虧下妄涵其間而祥方以病宂兼困弗能稍踰鄉井辭以再三甚至四五乃辭益固而命益堅遂不獲已敬懇敝友朱韞斯兄以應教令務祥但當時日餘暇力量健固敬滌心慮趨走左右以求大益雖以衰廢之餘謭末之質猶未敢自外於君子之交也臨啓不勝惶愧之至

與吳裒仲

中冬同德甫鳴皋兩兄候仲兄於海上深以不及晤仁兄爲歉韞兄歸得讀手教如接春風也人事雜沓加以交歲精力罷於應酬十日前遂落一齒道業無聞衰朽已至傷

如何矣仁兄新功如何得緣便羽一一惠教以策頹頓否歲前甸爺兄見過留數日友朋之樂方盛嗣得乾兄一書大學之辨益堅戚惕累日改歲以後因醞斯葬事往復語兒雨雪闊之殊費日力今又將過乾兄碌碌之況如此餘無可言者就正不遠不一甸兄一緘附上

與吳衷仲 甲午

使來得聞海濱無事太夫人以下康福慰藉無已弟自禍亂以來生死一念久不置之胸中獨以先人之後嗣息單寡莫生一子以綿祀事尚偷食息實惟此心不圖兄子繼以夭折也伏蒙垂惠勉以愛身之義敢不佩服以時儆惕

日緣家兄買妾暑烈中不免勞頓坐臥兩日漸平適矣韞兄前從弟處往烏墩渝安兄爲之議婚往復敝里三四日歸告父母將爲問名納采之計日下慮未能過從請益來教謹存以去時有望邊再過之訂似不必使者之遠涉矣韞兄具述仁兄功夫之切實精密令兄子資性之醇美明達三月以入所承禮遇之隆教益之至直晷刻無以自盡耳韞兄平生無虛假之語弟備聞此言不特以得良友爲韞兄之幸實以門內多賢爲我兄之慶矣暑氣益深伏惟爲道珍重台稱抑損太過終不敢當嗣後幸一以朋友兄弟之例處之統惟垂察不一

答吳裒仲

往辱遠顧適賤足患甚種種失禮仁兄宥不以責已爲厚幸復承賜以良藥深感活我之德愧弟愚困無以一申報李之誠也而手教又及似以弟爲稍有聞知而不惜下問弟何足以當此顧以所竊窺於儒先之遺論爲兄述其一二而祈兄之教正焉大抵吾人既有此身即事事物物不能相離非如釋氏之屏棄事物而可以獨全所謂心性者是以大學之教先於致知格物而朱子釋之曰物猶事也其註之詳明則見於孟子萬物皆備之下有云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盖凡日用事物皆非吾之分外但當

隨其所至而求其理以應之使處之各得其宜是即所謂道也故中庸曰不可須臾離而論語亦云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蓋聖人之道初無表裏精粗之別而吾人之學不應有內外動靜之殊但恐吾之所養不深義理不熟則不免於應之或失其當而不能無同或遷就於中則氣質之拘物欲之蔽皆有以受之也其功夫只在無事時存養臨事時省察而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已至於讀書亦祇以維持此心其爲存養之資有之其爲省察之助亦有之非與應事接物別爲一種道理也山中清曠固足以涵養德性若既不得暇則人事之中正可以討究義理體驗得力處

也舜禹危微精一之學要不在耕稼陶漁八年三過之外得之仁兄丟莫無可奈何之心而立誠以待之使此心長爲事物之主而不爲氣拘不爲物蔽則閒暇而讀書讀書有益也無閒暇而不讀書亦無害也蓋吾人讀書功夫自與博學宏詞有異即如仁兄近功理會大學將來次第及於中庸但得二書看得融貫親切知至而篤行之則天下之能事畢舉而無遺矣弟二十年來大都旅食課習時多接事時少所見義理自悔俱不切實近寓里中內而妻孥薪米之計外而周旋應對之煩汩沒人事誠有如吾兄所憂者因讀朱子集見其朋友往復之書多有及此者因此

益知學問之疏全無得力處也日暮途遠堪爲流涕然又念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將及此餘年力闇自新以竊附於朝聞夕死之義仁兄方此盛年懷抱豪傑之志積漸以往日新又新其於天下歸仁翹足可俟也烏程沈尹同兄年志正與兄等弟嚮所畏服何日與兄相見一證所學相與抵於大成使斯道之有寄弟雖衰庸譬如山東父老願少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也珍重珍重寒食後蠶斯兄來時云兄有遷居之志向後之亂正未可知海濱自非寧宇但墳墓之去既有所不忍而風俗之漸亦在在所同從容以圖之可也計深慮遠則避地宜早守正俟命則安土何

憂惟仁兄決擇之弟未能遙測也五月之期前與韞兄相訂如此但恐人事所牽不克如願耳若彼時可以就教弟即當鼓棹而東不敢勤使命也

與吳襄仲 丙申

初旬沈德甫至傳龍山諸兄公奠之期即擬隨德老舟過海上矣已而德老不果弟亦尋止兵來倘遲而信使不至殊爲懸度以爲非緣海濱不靖則喪務多所縈絆不謂道體遂有違和也幸惟抑哀靜攝精力加強則道孤之仰賴不淺矣歲月如流學卒實益意欲買舟明旦同尊使以發又念寒食已迫往返道路相聚之日經旬而已望前準當

造門不敢辱臨以重愆懼藉復不一

與吳衷仲書

里有至鹽官者曾附一箚想未達記室也十四日抵乾初兄家及暮隨別次晨風雪甚厲三日來寒栗踰於三冬復煩命使殊重不安仲兄疾歲前頗聞漸愈何緣又益其困耶讀來教駭悸弗已豈別有所感耶抑於心力更有所勞耶以仁兄調護其間又得良醫知不足憂也初擬月杪得赴召命因速有所出諸失料理初二三遣發一舟當隨以至不敢辱尊駕也且延醫方至仁兄未便輒去仲兄左右弟玷交末已久妄託深知正不宜形迹之拘耳呵凍率復

答吳襄仲 戊戌

弟至不中旬餘矣因賤體感暑小恙四五日目下强起然飲食起居未能如常也故未能覓便附信致煩遣人殊爲不適讀來教知啟壙覓好深慰仁孝之心雖弟亦爲之釋然也自今一兩月間專志盡力於葬事古所云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正此日也勉之勉之姚仲閎兄因二親在堂澂城路僻不能遠出弟在家之日因候仲閎面決不及別謀臨行又以暑氣甚酷惟就季心一商亦不能決意何友可以勝此到不辭輾轉思之莫若就仁兄近里求之往返不勞

而彼此性情可悉亦甚便也未中非弟欲處之地但恐徐氏未能遠辭故不勝依向耳否則何憚爲故人之子遠行哉忠老卜居尚未果近爲陳氏之事奔走靡有寧刻故也韞斯兄姻事已下聘八月成婚并聞

答吳袁仲 戊戌

弟昨暮至甪里接讀手教知葬禮卜期已定擬於一之夕至澉城稍執子弟之役叅請域久營不煩監督諸事遵制無所損益也目下勞與哀并節之一字非敢效世俗之愛抑孝子之心但病體虛有非甚惟仁兄量力而行之耳侍念賤體夏秋之交頗傷脾氣飲食大減惟一意撙節而

不服藥十日以來飲食已將如舊但脾未復耳醫者云病不在脾而在肝深以不服藥治肝爲得理然弟實不知也偶中而已天則兄之變前月得乾老札闔之使人驚怛謂兄相期會太夫人葬踵門一哭今晉期在重陽相近又無便走闕恐亦不及矣施易老許元龍兄久欲奉弔弟大都得附以行也面悉不遠不盡不盡

書後補遺

書馬融忠經後

愚按此書當削去經字列之漢文中與繁露法言諸書並行要不爲於世無裨若以之上擬孝經正名定分卽有僭

僞干統之罪矣不若易之以訓所全爲多獨疑康成爲其弟子而不能正之何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我誰欺欺天乎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弟子之欲尊其師而擬非其分鮮不失之細人之愛者也孔子弟子使不如是孟子所稱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葢阿其所好郎自已亦不免於汙下也大都漢儒多有妄自尊大如揚子雲作太玄便以擬易作法言便以擬論語之類是也

箴補遺

自訟箴 丙戌十月十七日

嗚呼小子孰警于後孰勸于前爾履錯然以及于愆所學何事所交何人幾日碌碌以行風塵自愛非德愛人以非德悔不知改其何以卒戒哉後來祇愼厥失師曾君子獨居屏跡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終